

# 第三章 《滹南詩話》與南宋詩話關聯 之意義與價值

## 第一節 《滹南詩話》有關南宋傳入金源的文 獻探討

金代文學由於受正統觀念的影響和接觸材料的局限，歷來許多學者大多強調金代文學屬於漢族文學的餘波遺響。周惠泉在〈金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回顧〉中指出：「郭紹虞即曾指出：『金代文學，不脫北宋之窠臼。』夏承燾、張璋則認為：『金代文化，實際上是漢族文化的一種延伸和繼續。』范寧〈金代的詩歌創作〉則以為：『女真人統治下的北中國（即金朝）文學』，『不僅作者絕大多數是漢人，而且作品的思想和風格也是趙宋王朝文學的延續。』還指出：『由於南北政治的分裂，我們統觀金元（源）一代詩歌和南宋詩歌不同，主要是政治原因造成的，至於藝術風格和表現手法幾乎並無兩樣。』另一種意見則認為——『金代文學是一種與宋代文學既有聯繫、又有區別的多元一體的新質文化。民族之間文化的融合，主要而且自然是層次較高一方向層次較低一方的輻射擴散；同時也無可否認，這種交流又是雙向進行的。』<sup>1</sup>

關於南宋著述入金情況，清人趙翼《甌北詩話》說「宋南渡後，北宋人著述，有流播在金源者，蘇東坡、黃山谷最盛。南宋人詩文，則罕有傳至中原者，疆域所限，固不能即時流通。」<sup>2</sup>認為南宋著作很少流入中原。對此，錢鍾書先生《談藝錄》<sup>3</sup>、孔凡禮先生〈南宋著述入金述略〉<sup>4</sup>先後作了重要補充，特別是

<sup>1</sup> 周惠泉〈二十世紀的遼金文學研究〉，《漢學研究通訊》20：1（總77期），頁24，2001年2月。

<sup>2</sup> 清·趙翼《甌北詩話》卷十二，收於郭紹虞編《清詩話續編》，頁1346-1347，台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

<sup>3</sup> 「今人錢鍾書《談藝錄》謂汪藻《浮溪集》及徐俯著述皆入金。他與陸游《思子虛》的『未能免俗私自笑，豈不懷歸汝念親』『一何相似』，疑陸游的著述亦入金。」見孔凡禮〈南宋著述入金述略〉，《文史知識》1993年7期，頁100。

孔文補充尤多。胡傳志先生在〈南宋入金文獻考論〉一文中指出：南宋與金源長期對峙，南宋入金文獻，可以考知的僅有六十餘種，說明南北文化交流相對有限。其中理學著作最多，文學類著作較少，入金的時期主要在金代後期。<sup>5</sup>

參照以上各家所論，以下將《淳南詩話》中有關南宋傳入金源的文獻分史部和集部兩大類分別列出，並對下節未提及之著作、作者略加介紹：

## 壹、史部

### 一、王稱《東都事略》

《淳南詩話》卷中：「近讀《東都事略·山谷傳》云：『庭堅長於詩，與秦觀、張耒、晁補之遊蘇軾之門，號四學士；獨江西君子以庭堅配軾，謂之蘇黃。』蓋自當時已不以是為公論矣。」<sup>6</sup>《東都事略》（宋）王稱撰，稱字季平，眉州人，紹興中為實錄修撰。《東都事略》承其家學，旁搜九朝事蹟，采輯成編。<sup>7</sup>王若虛所引文字見於該書卷一百十六<sup>8</sup>。據臺灣文海出版社 1979 年版《東都事略·前言》，該書約成書於北宋滅亡三十餘年之後。<sup>9</sup>

### 二、鄭厚《藝圃折衷》

《淳南詩話》卷上：「郊寒白俗，詩人類鄙薄之，然鄭厚評詩，荆公蘇黃輩曾

<sup>4</sup>「據《雜著》載，入金的詩話有惠淇《冷齋夜話》、嚴有翼《藝苑雌黃》、葉夢得《石林詩話》、胡舜陟（胡仔之父）《三山老人語錄》、胡子《苕溪漁隱叢話》、朱弁《風月堂詩話》、黃徹《巩溪詩話》、葛立方《韻語陽秋》以及呂本中的論詩語。晚一些，還有何汶的《竹莊詩話》，此書在南宋極少人提到。南宋在北宋的基礎上，總集、別集、筆記、類書的刊刻，蓬勃發展。據《雜著》載，南宋入金，以上一類著述而今存者有：呂祖謙奉孝宗之命編纂的《皇朝女鑒》、林之奇輯《觀瀾集》、葉棻、魏齊賢合編的《播芳大全文粹》、徐宅的《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孫觀的《鴻慶居士集》、朱松的《書齋集》、劉子翬的《屏山集》、葛勝仲的《丹陽集》、邵伯溫的《邵氏聞見錄》、邵博的《邵氏聞見後錄》、吳曾的《能改齋漫錄》、洪邁的《容齋隨筆》、曾慥所輯《類說》等。其入金已佚者有：杜田及鮑彪的論杜著述、洪興祖注韓文、曾慥輯《本朝百家詩選》、劉望之的著述（文、詞）等。」見孔凡禮〈南宋著述入金述略〉，《文史知識》1993 年 7 期，頁 98。

<sup>5</sup> 胡傳志〈南宋入金文獻考論〉，《學府》，2006 年卷，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 年 12 月出版。本文所引係作者提供之電子檔。

<sup>6</sup> 《淳南詩話》卷中，頁 464。

<sup>7</sup> 清·紀昀、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三十四，東都事略目錄，頁 44，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sup>8</sup> 「始庭堅與秦觀、張耒、晁補之皆游蘇軾之門，號四學士；而庭堅於文章特長於詩，獨江西君子以庭堅配蘇軾，謂之蘇黃云。」見王稱《東都事略》，卷一百十六文藝傳九十九，頁 1，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sup>9</sup> 胡傳志〈南宋入金文獻考論〉，《學府》，2006 年卷，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 年 12 月出版。本文所引係作者提供之電子檔。

不比數，而云樂天如柳陰春鶯，東野如草根秋蟲，皆造化中一妙，何哉？哀樂之真，發乎情性，此詩之正理也。」<sup>10</sup>《淳南詩話》卷中還引其論詩韻語「鄭厚云：『魏晉已來，作詩倡和，以文寓意。近世倡和，皆次其韻，不復有真詩矣。詩之有韻，如風中之竹，石間之泉，柳上之鶯，牆下之蛩，風行鐸鳴，自成音響，豈容擬議？夫笑而呵呵，歎而唧唧，皆天籟也，豈有擇呵呵聲而笑，擇唧唧聲而歎者哉？』」<sup>11</sup>也可能出於《藝圃折衷》。

### 三、嚴有翼《藝苑雌黃》

《淳南詩話》共兩次引用《藝苑雌黃》。一見於見於卷中：「柳公權『殿閣生微涼』之句，東坡罪其有美而無箴，乃為續成之，其意固佳，然責人亦已甚矣。呂希哲曰：『公權之詩，已含規諷。蓋謂文宗居廣廈之下，而不知路有暍死也。』洪駒父、嚴有翼皆以為然。」<sup>12</sup>二見於卷下：「李師中〈送唐介〉詩，雜壓寒刪二韻，《冷齋夜話》謂其落韻，而《緗素雜記》云『此用鄭谷進退格』，《藝苑雌黃》兩存之。」<sup>13</sup>《四庫全書總目》記載：舊本題宋嚴有翼撰。案有翼，建安人。嘗為泉、荊二郡教官。……蓋有翼原書已亡，好事者摭拾《漁隱叢話》所引，以偽託舊本。而不能取足卷數，則別攘《韻語陽秋》以附益之。又故變亂篇第以欺一時之耳目，頗足疑誤後學。今特為糾正，以祛後來之惑焉。<sup>14</sup>《藝苑雌黃》成書於紹興年間。<sup>15</sup>

### 四、呂本中《童蒙訓》

《淳南詩話》卷下：「《狸毛筆》云：『身後五車書。』按《莊子》：『惠施多方，其書五車』，非所讀之書，即所著之書也，遂借為作筆寫字，此以自贊耳。而呂居仁稱其善詠物，而曲當其理，不亦異乎！」<sup>16</sup>《竹莊詩話》卷十引《童蒙訓》

<sup>10</sup>《淳南詩話》卷上，頁449。

<sup>11</sup>《淳南遺老集校注》卷三十九，頁456。

<sup>12</sup>《淳南詩話》卷上，頁440。

<sup>13</sup>《淳南詩話》卷下，頁483。

<sup>14</sup>清·紀昀、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九十七，頁9-11，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sup>15</sup>郭紹虞《宋詩話考》，中卷，頁175，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8月。

<sup>16</sup>《淳南詩話》卷下，頁475。

曰：「蘇軾詩云：『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或一道也。魯直作詠物詩，曲當其理，如〈猩猩毛筆〉詩云：『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其必此詩哉！」<sup>17</sup>《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八同此。今查呂本中《紫微詩話》、《童蒙訓》，均無此內容。胡傳志先生在〈南宋入金文獻考論〉一文中推測：王若虛可能轉引自《苕溪漁隱叢話》或《竹莊詩話》。<sup>18</sup>呂本中（1084—1145）字居仁，紹興六年賜進士，擢起居舍人。八年遷中書舍人，兼侍講，權直學士院。學者稱為東萊先生。<sup>19</sup>著有《呂氏春秋集解》、《紫微詩話》、《童蒙訓》等。

## 五、吳曾《能改齋漫錄》

《滄南詩話》卷上：「杜詩稱李白云『天子呼來不上船』，吳虎臣《漫錄》以為範傳正《太白墓碑》云：『明皇泛白蓮池，召公作引，時公已被酒于翰苑中，乃命高將軍扶以登舟。』杜詩蓋用此事。而夏彥剛謂蜀人以襟領為船，不知何所據？」<sup>20</sup>《滄南詩話》卷中：吳虎臣《漫錄》云：「歐陽季默嘗問東坡：『魯直詩何處是好？』坡不答，但極稱道。季默復問如《雪》詩『臥聽疏疏還密密，起看整整復斜斜』，豈亦佳耶？坡云：『正是佳處。』」<sup>21</sup>吳曾字虎臣，崇仁人，秦檜當國時，曾上所業得官。所撰《能改齋漫錄》，援據極為賅洽，辨析亦多精核，當時雖惡其人，而諸家考證之文，則不能不徵引其說，幾與洪邁《容齋隨筆》相埒。<sup>22</sup>

## 貳、集部

《滄南詩話》卷上：「世所傳《千注杜詩》，其間有日新添者四十餘篇。……《王直方詩話》既有所取，而鮑文彪、杜時可間為注說，徐居仁復加編次。」<sup>23</sup>

<sup>17</sup> 宋·何汝撰《竹莊詩話》卷十，頁202，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5月。

<sup>18</sup> 胡傳志〈南宋入金文獻考論〉，《學府》，2006年卷，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本文所引係作者提供之電子檔。

<sup>19</sup> 清·紀昀、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經部五，呂氏春秋集解目錄，頁4-5，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sup>20</sup> 《滄南詩話》卷上，頁441。

<sup>21</sup> 《滄南詩話》卷中，頁462。

<sup>22</sup> 清·紀昀、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一十八，頁17-19，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sup>23</sup> 《滄南詩話》卷上，頁435。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八：「子美詩集，余所有者凡八家：《杜工部小集》，則潤州刺史樊晃所序也。《注杜工部集》，則內翰王原叔洙所注也。《改正王內翰注杜工部集》，則王甯祖也。《補注杜工部集》，則學士薛夢符也。《校定杜工部集》，則黃長睿伯思也。《重編少陵先生集並正異》，則東萊蔡興宗也。《注杜詩補遺正繆集》，則城南杜田也。《少陵詩譜論》，則縉雲鮑彪也。」<sup>24</sup>胡傳志先生在〈南宋入金文獻考論〉一文中推測：「孔凡禮先生認為徐宅的《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傳入金源，其根據可能就是這則資料。但據《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九，徐宅（字居仁）編撰的是《門類杜詩》二十五卷。又據《天祿琳琅書目》卷六，所謂《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為徐居仁編次，黃鶴補注。所收注釋始自韓愈終於劉辰翁，成書年代較晚。故王若虛所言《千注杜詩》當非此書。又據《四庫提要》卷一四九《黃氏補注杜詩》提要，該書原名《補千家集注杜工部詩》，《四庫提要》推測此前坊間已有另一部《千家注杜詩》。王若虛所謂的《千注杜詩》可能就是這一注本。」<sup>25</sup>據此推斷可知：

#### 一、無名氏《千家注杜詩》<sup>26</sup>

#### 二、鮑彪《杜詩譜論》<sup>27</sup>

#### 三、杜田《注杜詩補遺正繆》<sup>28</sup>

#### 四、徐宅《門類杜詩》<sup>29</sup>

此四本書南宋著述在當時已傳入金源，才會被王若虛所引用。

<sup>24</sup> 宋·胡仔纂集，廖德明校點《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八，頁56，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sup>25</sup> 胡傳志〈南宋入金文獻考論〉，《學府》，2006年卷，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本文所引係作者提供之電子檔。

<sup>26</sup> 《千注杜詩》，又名《千家注杜詩》，疑是北宋坊間所傳杜詩注本。《四庫提要》卷一四九《黃氏補注杜詩》提要稱，該書原名《補千家集注杜工部詩》，《四庫提要》推測此前坊間已有另一部《千家注杜詩》。王若虛所謂的《千家注杜詩》可能就是這一注本。見《滄南遺老集校注》卷三十八，頁436。

<sup>27</sup> 鮑文彪即鮑彪，字文虎，縉雲人，官至尚書郎。著有《戰國策注》，成書於紹興十七年（1147）。另有《杜詩譜論》一書，《能改齋漫錄》多次徵引。見《滄南遺老集校注》卷三十八，頁436。

<sup>28</sup> 杜時可即杜田，字時可，據《宋史》卷二百八，杜田著有《注杜詩補遺正繆》十二卷，《能改齋漫錄》等書多次引用。見《滄南遺老集校注》卷三十八，頁436。

<sup>29</sup> 據《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九，東萊徐宅居仁編有《門類杜詩》二十五卷。胡傳志〈南宋入金文獻考論〉，《學府》，2006年卷，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本文所引係作者提供之電子檔。

## 五、曾慥《宋百家詩選》

《滄南詩話》卷下：「予嘗病近世〈墨梅〉二詩，以爲過，及觀《宋詩選》陳去非云……乃知此弊有自來矣。」<sup>30</sup>《滄南詩話》卷中：「徐師川亦嘗〈詠雪〉云：『積得重重那許重，飛時片片又何輕。』曾端伯以爲警策，且言『師川作此罷，因誦山谷「疏疏」、「密密」之句，云：『我則不敢容易道。』」<sup>31</sup>《滄南詩話》卷下又曰：「『且食莫踟躕，南風吹作竹。』此樂天〈食筍〉詩也。朱喬年因之曰：『南風吹起籜龍兒，戢戢滿山人未知。急喚蒼頭斲煙雨，明朝吹作碧參差。』……曾端伯以喬年爲點化精巧。」<sup>32</sup>

## 六、葉夢得《石林詩話》

《滄南詩話》卷上：「謝靈運夢見惠連而得『池塘生春草』之句，以爲神助。《石林詩話》云：『世多不解此語爲工，蓋欲以奇求之耳。此語之工，正在無所用意，猝然與景相遇，藉以成章，故非常情之所能到。』」<sup>33</sup>夢得字少蘊，號石林，吳縣人。紹聖四年進士。南渡後官至崇信軍節度使。<sup>34</sup>所撰《石林詩話》一卷，是編論詩，推重王安石者不一而足。其所評論，往往深中窾會，終非他家聽聲之見，隨人以爲是非者比。略其門戶之私，而取其精核之論，分別觀之，瑕瑜固兩不相掩矣。<sup>35</sup>

## 七、胡仔《苕溪漁隱叢話》

《滄南詩話》明確標明引自《苕溪漁隱叢話》的內容甚多，其中還有一些未標明出處的內容也出自《苕溪漁隱叢話》。如卷三十八有關王安石論李白之語，則出自《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六，卷三十九有關蘇軾以詩爲詞之論、蘇軾詞短於情之論分別出自《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五十三、前集卷五十一。相關論述將

<sup>30</sup> 《滄南詩話》卷下，頁 488。

<sup>31</sup> 《滄南詩話》卷中，頁 462。

<sup>32</sup> 《滄南詩話》卷下，頁 481。

<sup>33</sup> 《滄南詩話》卷上，頁 438。

<sup>34</sup> 清·紀昀、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五，葉氏春秋傳提要，頁 1，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sup>35</sup> 清·紀昀、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九十五，頁 22-23，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於本章第三節詳加討論，在此不再贅述。

## 八、黃徹《碧溪詩話》

《滄南詩話》卷中：「東坡〈章質夫惠酒不至〉詩有『白衣送酒舞淵明』之句，《碧溪詩話》云：『或疑舞字太過，及觀庾信〈答王褒餉酒〉云：『未能扶畢卓，猶足舞王戎。』」乃知有所本。』」<sup>36</sup>相關論述將於本章第三節詳加討論，在此不再贅述。

## 九、何汶《竹莊詩話》

《滄南詩話》卷下：「《竹莊詩話》載法具一聯云：『半生客裏無窮恨，告訴梅花說到明。』不知何消得如此，昨日酒間偶談及之，客皆絕倒也。」<sup>37</sup>相關論述將於本章第三節詳加討論，在此不再贅述。

## 十、張孝祥《于湖詞》

《滄南詩話》卷中：「陳後山謂子瞻以詩爲詞，大是妄論。……文伯起曰：『先生慮其不幸而溺於彼，故援而止之，特立新意，寓以詩人句法。』」<sup>38</sup>文伯起名喬，蔡州人，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受王寂推薦，任國子教授。著有《小雪堂詩話》，已佚<sup>39</sup>。文喬之論實出自（南宋）湯衡爲張孝祥著《于湖詞》所作的序：「東坡慮其不幸而溺於彼，故援而止之，惟恐不及。其後元祐諸公，嬉弄樂府，寓以詩人句法，無一毫浮靡之氣，實自東坡發之也。」<sup>40</sup>而博學的王若虛未能明察文喬所說的出處，可能係《于湖詞》傳播不廣之故。<sup>41</sup>

## 十一、劉望之詞

<sup>36</sup> 《滄南詩話》卷中，頁 453。

<sup>37</sup> 《滄南詩話》卷下，頁 476。

<sup>38</sup> 《滄南詩話》卷中，頁 460。

<sup>39</sup> 胡傳志《金代文學研究》，頁 94，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 年。

<sup>40</sup> 元好問〈東坡樂府集選引〉，收於葉慶炳等人《元好問資料研究彙編》，《中州集》卷三十六，頁 1009-1010，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 年。

<sup>41</sup> 胡傳志〈南宋入金文獻考論〉，《學府》，2006 年卷，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 年 12 月出版。本文所引係作者提供之電子檔。

《滹南詩話》卷下：「茅璞評劉夷叔長短句，謂以少陵之肉，傅東坡之骨。」  
又曰：「『年年乞與人間巧，不道人間巧已多。』此楊樸〈七夕〉詩也。劉夷叔因  
之曰：『只因將巧畀人間，定卻向人間乞取。』」<sup>42</sup>所引為劉夷叔《鵲橋仙》詞句。  
劉夷叔名望之，紹興十二年（1142）進士<sup>43</sup>。

南宋著述入金數量有限，但對認識南北文化交流、對研究金末元初文化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而《滹南詩話》提供了學者研究金源文學相關考證的資料，其功不可輕忽。

---

<sup>42</sup> 《滹南詩話》卷下，頁 481。

<sup>43</sup> 《滹南遺老集》卷四十注，頁 481。



## 第二節 《淳南詩話》與南宋詩話及詩論文字之關聯

### 壹、《淳南詩話》與南宋詩話之關聯

#### 一、《淳南詩話》與《苕溪漁隱叢話》的關聯共 27 則

胡仔字元任，績溪人，舜陟之子，以蔭授迪功郎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官至奉議郎，知常州晉陵縣。後卜居湖州，自號苕溪漁隱。其書繼阮閱《詩話總龜》而作。前有自序，稱「閱所載者皆不錄」。二書相輔而行，北宋以前之詩話大抵略備矣。然閱書多錄雜事，頗近小說。此則論文考義者居多，去取較為謹嚴。閱書分類編輯，多立門目。此則惟以作者時代為先後，能成家者列其名，瑣聞軼句則或附錄之，或類聚之，體例亦較為明晰。閱書惟采摭舊文，無所考正。此則多附辨證之語，尤足以資參訂。故閱書不甚見重於世，而此書則諸家援據，多所取資焉。<sup>44</sup>該書尤重江西詩派理論，胡仔主張「師少陵而友江西」，<sup>45</sup>論詩提出以子美之詩為宗，其詩論主張主要為：寫詩要創新、自出胸臆，要有意趣、合乎情理，要注意用典、善托物寓意；其評詩喜作聚類賞析，且強調注意糾謬、校實，反對剽竊，其豐富並完善北宋詩話之理論研究。在南宋眾多詩話中，《苕溪漁隱叢話》與《淳南詩話》的聯繫最突出，出現在《淳南詩話》中的南宋論詩文字，基本上是被商榷、被反駁的對象。我們讀《淳南詩話》，一個突出的感覺就是王若虛經常運用反問句式，以所引《苕溪漁隱叢話》為例，在 27 則中，至少運用了 26 個反問句，有的一則中連續運用多個反問句。<sup>46</sup>《淳南詩話》與《苕溪漁隱叢話》的關聯，詳見本章「《淳南詩話》詩論及其淵源探究」。

<sup>44</sup> 清·紀昀、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九十五，頁 36-37，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sup>45</sup> 《詩人玉屑》卷之五引《苕溪漁隱叢話》，收於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頁 9008，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年。

<sup>46</sup> 胡傳志《淳南詩話》與南宋詩論的聯系與差異》，遼金詩學研究專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

## 二、《滄南詩話》與《風月堂詩話》的關聯共 4 則

《風月堂詩話》是南宋名臣、文學家朱弁的詩論著作。《四庫全書總目》：「《風月堂詩話》二卷，宋朱弁撰。弁有《曲洧舊聞》，已著錄。是編多記元祐中歐陽修、蘇軾、黃庭堅、陳師道、梅堯臣及諸晁遺事，首尾兩條，皆發明鍾嶸『思君如流水即是即目，明月照積雪，羌無故實』之義，蓋其宗旨所在。其論黃庭堅『用崑體工夫，而造老杜渾成之地』，尤為窺見深際。後來論黃詩者，皆所未及。」<sup>47</sup>

朱弁的《風月堂詩話》作于使金被拘之時，其論詩要旨，不重用事，與江西詩派的重來歷出處相抵牾；又批評江西詩人「無自然之態」，而盛讚蘇軾之渾然天成。此書曾流傳于金，影響廣泛，因此王若虛《滄南詩話》承之論蘇黃之優劣、揚蘇抑黃，可見其影響之深遠。《風月堂詩話》在金代所產生的詩學影響，集中體現為王若虛《滄南詩話》，《滄南詩話》繼承與發展了《風月堂詩話》的詩學思想，其直接引用了《風月堂詩話》論詩觀點達五六處之多，《滄南詩話》與《風月堂詩話》的關聯，詳見本章「《滄南詩話》詩論及其淵源探究」。

王若虛詩論力推蘇軾、杜甫和白居易，對黃庭堅及其後學進行不遺餘力地批評，特別是對朱弁「蘇不及黃思想」做了深入詳細地闡述。劉啓旺認為：「《風月堂詩話》是一部較為系統的詩話著作，全書以『自然』詩學觀為核心，對王若虛《滄南詩話》有直接的影響。」<sup>48</sup>

## 三、《滄南詩話》與《竹莊詩話》的關聯共 10 則

常振國、絳雲點校《竹莊詩話》，他們在書前點校說明提到：《竹莊詩話》，二十四卷。原不著撰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據《宋史·藝文志》有「何溪汶《竹莊詩話》二十七卷」因定為何谿汶撰。郭紹虞先生《宋詩話考》據方回《桐

<sup>47</sup> 清·紀昀、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九十五，頁 24，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sup>48</sup> 劉啓旺《朱弁《風月堂》詩話研究》，大陸：首都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9 年。

江集》卷七《竹莊備全詩話考》，以為當作何汶，成書于甯宗開禧二年（1206）。又《宋史·藝文志》和《竹莊備全詩話考》均稱《竹莊詩話》二十七卷，而今本僅存二十四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其數稍異，或傳寫佚其三卷，或後人有所合併」。方回云：「第一卷載諸家詩話議論，第二十六、二十七卷摘警句，品題之詩選也。」今本首卷與方回所論相同，而「摘警句」部分則在二十三、二十四兩卷，可見傳寫之佚或有所合併者，當在中間數卷。<sup>49</sup>《竹莊詩話》名曰詩話，實為詩話與詩歌選集的合編。卷一分〈講論〉、〈品題〉兩部分，專輯詩話，〈講論〉為詩歌總論，〈品題〉為作家論。卷二至卷十，選兩漢、建安、六代及唐、宋詩四百零三首，並於每個朝代、作家或作品前酌錄詩話，是歷代詩選與詩話的結合，卷十一至卷二十為〈雜編〉，按題材或風格選編不同時代的作品，詩前也酌量附有詩話，以供讀者學習比較。卷二十一、二十二是分類詩選，分〈方外〉、〈空門〉、〈閨秀〉三類，連同〈雜編〉共收詩四百七十一首。卷二十三、二十四是〈警句〉。這種體例，誠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云：「名為詩評，實為總集，使觀者即其所評與原詩互相考證，可以見作者之意旨，並可以見論者之是非。」<sup>50</sup>《淳南詩話》與《竹莊詩話》的關聯詳見本章「《淳南詩話》詩論及其淵源探究。」

#### 四、《淳南詩話》與《詩話總龜》的關聯共 22 則

阮閱字閱休，舒城人。所撰《詩話總龜》是今存宋人編輯的三大詩話總集之一。《詩話總龜》原名《詩總》，成書于北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長期以抄本行世，直到南宋高宗紹興年間，閩中始有刻本，改名《詩話總龜》。從此，《詩總》即以《詩話總龜》之名見於諸家著錄。是書《前集》四十八卷，分四十五門，所采書凡一百種；《後集》五十卷，分六十一門，所采書亦一百種，全書以類編排，

<sup>49</sup> 宋·何汶撰，常振國、絳雲點校《竹莊詩話》，頁1，點校說明，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5月。

<sup>50</sup> 清·紀昀、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九十五，集部四十八，清乾隆武英殿刻本，中華基本古籍資料庫。

「遺篇舊事，采披頗詳」<sup>51</sup>，但錄其詩其事，排比異說，少有論辨，保存了相當豐富的中國古代詩史和文藝批評史資料，在詩話中薈萃頗為繁富，是從事宋代以前詩話輯佚工作的重要文獻。<sup>52</sup>《淳南詩話》與《詩話總龜》的關聯，詳見本章「《淳南詩話》詩論及其淵源探究」。

## 五、《淳南詩話》與《韻語陽秋》的關聯共 4 則

《韻語陽秋》是宋代單本詩話中篇幅最大的一部，《四庫提要》稱譽為宋人詩話之善本。作者葛立方，字常之，丹陽人，曾任中書舍人、吏部侍郎等職。《韻語陽秋》是他的晚年絕筆之作，約成書于隆興元年（1163年）葛氏由天官侍郎罷七年之時。<sup>53</sup>本書體分二十卷，其內容頗為廣博，前四卷集中於詩歌藝術，後九卷集中於文化追懷，中間七卷則多為詩句考證、用事、評史及士人行跡，其中有不少記載，可與史乘參證，補缺訂誤，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杜詩是《韻語陽秋》論詩的典範：「凡子美胸中流出者，無非驚人之語……殆非前數公之可比倫也」，<sup>54</sup>所以「杜甫詩，唐朝以來一人而已」。<sup>55</sup>葛立方認為，要想學習和模仿諸如杜甫這一類詩人的優秀作品，「熟讀」是一個很好的辦法，通過熟讀成誦，可以體味和模仿其中的神理氣韻、造句用語等寫作技巧，久而久之則化為己用，提高了自己的創作能力。如陳後山因精熟少陵詩，故寫詩之時杜詩用語便不覺流於筆下。

葛立方在詩歌創作中是力主創新的，但他又反對一味地求新奇，並宣導自然平淡的藝術風格，認為怪怪奇奇「誠學者之大病也」，在葛立方看來，點化或全句襲用都算不上生吞活剝，化用前人的詩句，換之自己的構思，非但不是剽竊，較之前作反而會「興益遠」、「語益工」，甚至會「精彩數倍」。葛立方對詩歌

<sup>51</sup> 清·紀昀、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五十七，頁22，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sup>52</sup> 郝豔華、洪濤〈《詩話總龜》輯補——海外新發現《永樂大典·十七卷》輯佚之一〉《圖書館研究與工作》，2005年第4期（總第104期），頁61-65+76。

<sup>53</sup> 郭紹虞《宋詩話考》，上卷，頁75-76，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8月。

<sup>54</sup> 宋·葛立方《韻語陽秋》卷四，收於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頁517，台北縣：漢經文化，1983年。

<sup>55</sup> 宋·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一，收於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頁486，台北縣：漢經文化，1983年。

創作中的人工雕琢和形式技巧非常重視，除了「點化」之法以外，《韻語陽秋》中還有大量關於詩體格式、煉字、用事、押韻、對偶等詩藝技巧方面的論述和詩例，從中可以看出葛立方在這方面的創作主張。雖然葛立方十分重視詩歌創作中人工雕琢和形式技巧的作用，但其旨歸仍是追求自然的審美觀，葛立方認為自然是詩歌美的最高境界。在葛立方眼中，陶、謝二人詩歌的「平淡有思致」是自然的、天然的，不是人力雕琢所能達到的。<sup>56</sup>

《韻語陽秋》卷十四：歐陽文忠公詩云：「古畫畫意不畫形，按詩詠物（《歷代詩話》本作「梅詩寫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東坡詩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sup>57</sup>；《韻語陽秋》卷一：詩人首二謝，靈運在永嘉，因夢惠連，遂有「池塘生春草」之句；<sup>58</sup>

《韻語陽秋》卷十三：荊公倅舒，與道人文銳、弟安國擁火游石牛洞，聽泉而歸，有詩云云。晁無咎《讀楚詞》載荊公詞，以謂二十四字具六藝群言之餘味；<sup>59</sup>《韻語陽秋》卷二：魯直謂東坡作詩，未知句法。而東坡題魯直詩云：「每見魯直詩，未嘗不絕倒。然此卷語妙甚，而殆非悠悠者可識。能絕倒者已是可人。」又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適用，然不為無補。」

<sup>60</sup>此四則與《淳南詩話》有所關聯，詳見本章「《淳南詩話》詩論及其淵源探究」。

## 六、《淳南詩話》與《碧溪詩話》的關聯共 2 則

黃徹，字常明，莆田人，宣和六年（1124）進士。撰《碧溪詩話》十卷，書成于紹興年間張浚罷相之後。<sup>61</sup>其《自序》明標論詩旨，云：「嗟念於黎元休戚及近諷諫而輔名教者，……至於嘲風雪、弄草木而無與于比興者，皆略之。」<sup>62</sup>則

<sup>56</sup>李芹〈《韻語陽秋》的詩學觀〉，頁 33，河南大學碩士論文，2008 年。

<sup>57</sup>宋·葛立方《韻語陽秋》卷十四，收於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頁 597，台北縣：漢經文化，1983 年。

<sup>58</sup>宋·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一，收於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頁 483，台北縣：漢經文化，1983 年。

<sup>59</sup>宋·葛立方《韻語陽秋》卷十三，收於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頁 589，台北縣：漢經文化，1983 年。

<sup>60</sup>宋·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二，收於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頁 497，台北縣：漢經文化，1983 年。

<sup>61</sup>郭紹虞《宋詩話考》，上卷，頁 65，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 8 月。

<sup>62</sup>宋·黃徹撰《碧溪詩話》卷八，收於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頁 385，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 6 月。

論詩守儒家傳統詩教，人或譏其拘牽文義，失之迂執而不得詩人之旨。但其書又注重詩格詩例並加以類例分析，頗啓發後世。至於對語法修辭規律的探索，則如郭紹虞《宋詩話考》所稱「事屬首創，功不可沒」。<sup>63</sup>

《四庫全書總目》：「論詩大抵以風教為本，不尚雕華。然徹本工詩，故能不失風人之旨。非務以語錄為宗，使比興之義都絕者也。」<sup>64</sup>指出黃徹論詩以《詩經》的風教為根本，主張樸實，不務雕飾詞藻，其旨在承續《國風》諷諫的作用，不以語錄記述為主要表現，而能展現比興的技巧。然而，郭紹虞對館臣的說法，並不十分贊同：是書特點在以風教言詩，斯固然矣。「然以守正之過，至拘執不得詩人之意者，亦往往有之」，張宗泰所言正中其病。蓋砥節礪行是其所長，但拘執於道學家之見，全以封建道德之標準以論詩則難通矣。若從此點以推尊此書，適成為美化糟粕而已。<sup>65</sup>

《碧溪詩話》卷一：「凡規諫之辭，須切直分明，乃可以感悟人主。故盜言孔甘，良藥苦口。若以薰風自南為陳善閉邪，但恐後世導諛側媚、說持兩可者，皆得以冒敢諫之名矣。」<sup>66</sup>依黃徹的觀點，詩歌既然有著規諫的功能，則須「切直分明」方可「感悟人主」否則會「導諛側媚、說持兩可」。與其如此，倒不如以詩歌來「冒敢諫之名」。基於此，黃徹對於那些率直淺白而有利於國事民虞的詩歌給予很高的評價。在黃徹看來，作品要達乎自然，不在於詩人的刻意追求，不在於詞藻的華美豔麗，而在於詩人內心感情自然而然的抒發。

陳先汀在〈略論黃徹的詩歌審美觀－《碧溪詩話》摭談之三〉中指出：對於蘇軾的詼諧滑稽，黃徹顯然是以欣賞之心看待的，並認為詩句的幽默諧謔是由於詩人「材力豪邁有餘，而用之不盡」形成的。而對於心儀的杜甫，黃徹也是褒揚有加陶淵明思想的核心是崇尚自然，其詩一也是內心情感的自然流淌，而不在乎

<sup>63</sup> 郭紹虞《宋詩話考》，上卷，頁 67，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 8 月。

<sup>64</sup> 清·紀昀、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九十五，頁 29，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sup>65</sup> 郭紹虞《宋詩話考》，上卷，頁 66-67，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 8 月。

<sup>66</sup> 黃徹《碧溪詩話》卷一，頁 346，收於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上》，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 8 月。

他人外在的毀譽評判，不在乎文字的巧拙之間，這正是陶淵明高於他人，他人無法企及陶淵明之處。黃徹敏銳地指出「淵明所以不可及者，蓋無心於非譽，巧拙之間也」。因此之故，黃徹對於白居易發自肺腑之言的詩句高度讚賞。<sup>67</sup>

《滄南詩話》：柳公權「殿閣生微涼」之句，東坡罪其有美而無箴，乃為續成之，其意固佳，然責人亦已甚矣。呂希哲曰：「公權之詩，已含規諷。蓋謂文宗居廣廈之下，而不知路有暍死也。」洪駒父、嚴有翼皆以為然。或又謂五弦之薰，所以解慍阜財，則是陳善閉邪責難之意。<sup>68</sup>《碧溪詩話》卷一：唐文宗《夏日聯句》，東坡謂：宋玉對楚王雄風，譏其知己不知人也，公權小子，有美而無規，為續之云：「一為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所施，清陰及四方。」或謂五弦之薰風，解慍阜財，已有陳善責難意。<sup>69</sup>《滄南詩話》：東坡〈章質夫惠酒不至〉詩，有「白衣送酒舞淵明」之句。<sup>70</sup>《碧溪詩話》云：「或疑舞字大過，及觀庾信〈答王褒餉酒〉云『未能扶畢卓，猶足舞王戎』，乃知有所本。」<sup>71</sup>

## 貳、《滄南詩話》與南宋詩論文字之關聯

### 一、《滄南詩話》與《藝圃折衷》的關聯共 2 則

鄭厚，字景章，莆田人，鄭樵兄。紹興五年（1135）年進士。著有《古易》、《藝圃折衷》、《詩雜說》、《湘鄉文集》等，皆佚。據《郡齋讀書志》，《藝圃折衷》原為六卷，現存一卷，錄於《說郛》。王氏所引見今本《說郛》<sup>72</sup>。該書以排斥孟子為事，「當時以為邪說」<sup>73</sup>。金人李純甫對之卻頗為讚賞，曾自言「自莊周後，惟王績、元結、鄭厚與吾。」<sup>74</sup>《藝圃折衷》：李謫仙，詩中龍也，矯矯焉

<sup>67</sup> 陳先汀〈略論黃徹的詩歌審美觀—《碧溪詩話》摭談之三〉《福建論壇·社科教育版》2007年專刊。

<sup>68</sup> 《滄南詩話》卷上，頁440。

<sup>69</sup> 黃徹《碧溪詩話》卷一，頁346，收於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上》，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8月。

<sup>70</sup> 《滄南詩話》卷中，頁453。

<sup>71</sup> 黃徹《碧溪詩話》卷八，頁385，收於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上》，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8月。

<sup>72</sup> 明·陶宗儀等編《說郛三種》，卷三一，頁215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sup>73</sup> 清·紀昀、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五，頁18，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sup>74</sup> 金·劉祁《歸潛志》，卷一，頁5，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不受約束。杜則麟游靈囿，鳳鳴朝陽，自是人間瑞物。施諸工用，則力牛服箱，德驥駕輅，李亦不能為也。陶淵明則逸鶴任（案：原文為狂，據說郭本改為任）風，閒鷗忘海；鮑明遠則高鴻決漢，孤鶻破霜；孟東野則秋蛩草根；白樂天則春鶯柳陰，皆造化中之妙，餘皆象龍刻鳳雖美不情無取正焉。<sup>75</sup>盛讚唐朝著名詩人李白、杜甫是詩中龍鳳，說孟郊、白居易雖如秋蛩草根、春鶯柳陰，但皆造化中之妙。與《滄南詩話》卷上：「郊寒白俗，詩人類鄙薄之，然鄭厚評詩，荊公蘇黃輩曾不比數，而云樂天如柳陰春鶯，東野如草根秋蟲，皆造化中一妙，何哉？哀樂之真，發乎情性，此詩之正理也。」<sup>76</sup>有異曲同工之妙。另外，《滄南詩話》又記載這麼一段話——鄭厚云：「魏晉已來，作詩倡和，以文寓意。近世倡和，皆次其韻，不復有真詩矣。詩之有韻，如風中之竹，石間之泉，柳上之鶯，牆下之蛩，風行鐸鳴，自成音響，豈容擬議？夫笑而呵呵，歎而唧唧，皆天籟也，豈有擇呵呵聲而笑，擇唧唧聲而歎者哉？」<sup>77</sup>鄭厚此語疑出自其佚著《藝圃折衷》。

78

## 二、《滄南詩話》與《宋百家詩選》的關聯共 3 則

曾慥字端伯，晉江人，官至尚書郎。編有《宋百家詩選》五十七卷，已佚。趙與時《賓退錄》卷六稱該書「詩選去取殊未精當，前輩多議之。」<sup>79</sup>元好問〈自題中州集後〉五首之二：「陶謝風流到百家，半山老眼淨無花。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齒牙。」<sup>80</sup>胡傳志先生認為詩中「曾郎」指曾慥。<sup>81</sup>

王利器〈曾慥《百家詩選》鈎沈〉中引用《清波雜誌》的一段話可說明後人

<sup>75</sup> 宋·鄭厚《鄭厚詩話》，收於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頁 3292，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年。

<sup>76</sup> 《滄南詩話》卷上，頁 449。

<sup>77</sup> 《滄南詩話》，頁 456。

<sup>78</sup> 胡傳志，李定乾《滄南遺老集校注》，頁 456，瀋陽：遼海出版社，2006 年 1 月。

<sup>79</sup> 宋·趙與時《賓退錄》卷六，頁 12，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sup>80</sup> 元好問〈自題中州集後〉，收於葉慶炳等人《元好問資料研究彙編》，《中州集》卷十三，頁 602，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 年。

<sup>81</sup> 胡傳志〈南宋入金文獻考論〉，《學府》，2006 年卷，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 年 12 月出版。本文所引係作者提供之電子檔。



對這本書的評價：近時曾公端伯，亦編《皇宋百家詩選》，去取任一己之見；雖非摭摭詆訶，其間或未壓眾論。且於歐公、荊公、東坡詩皆不載，雖曰用《唐詩選》韓、杜、李不與編故事，其亦大名之下，不容有所銓擇耶？呂居仁圖江西宗派，凡二十五人，議者謂陳無己為詩高古，使其不死，未甘為宗派；若徐師川則固不平，列在行間。韓子蒼曰：「我自學古人。」夏均父亦恥居下列。一時品第，尚爾紛紛，矧隨好惡，筆削篇章，示己鑑裁之明，豈免議論？原注：「曾帥江陵日，叔祖為參議官，親見亟欲《詩選》成，僅得數篇，即撰小序以刊行，旋悟疏略，欲刪去而不及。」吳虎臣《漫錄》書居仁作圖時，均父沒已六年，恥在下列為非。輝亦見前輩云：「東萊自言，宗派本無銓次，後人妄謂有高下，且悔少作。是皆黨東萊者創此說以蓋時論，非本語也。」<sup>82</sup>《宋百家詩選》是一部受到江西詩派影響的詩選，可能參考過呂本中的《江西詩派宗派圖》，入選了大量的江西詩派詩人，反映了南宋初年江西詩派逐漸成為詩壇主流的詩學潮流。然而其「去取任一己之見」，且不載歐公、荊公、東坡詩，所選皆主觀意識，難得客觀之論。

《滄南詩話》：予嘗病近世〈墨梅〉二詩以為過，及觀《宋詩選》陳去非云：「粲粲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春歸。相逢京洛渾依舊，祇有緇塵染素衣。」<sup>83</sup>胡傳志，李定乾《滄南遺老集校注》指出：《宋詩選》指曾慥《宋百家詩選》。陳去非即陳與義。所引詩歌出自〈和張矩臣水墨梅五絕〉之三。<sup>84</sup>《滄南詩話》：徐師川亦嘗詠雪云：「積得重重那許重，飛時片片又何輕。」曾端伯以為警策，且言「師川作此罷，因誦山谷『疏疏密密』之句，云我則不敢容易道」。<sup>85</sup>《滄南詩話》：「且食莫踟躕，南風吹作竹。」此樂天〈食筍〉詩也。朱喬年因之曰：「南風吹起籜龍兒，戢戢滿山人未知。急喚蒼頭斲煙雨，明朝吹作碧參差。」<sup>86</sup>

<sup>82</sup> 王利器〈曾慥《百家詩選》鈎沈〉，收於《曉傳書齋文史論集》，頁 281-282，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9 年。

<sup>83</sup> 《滄南詩話》卷下，頁 488。

<sup>84</sup> 胡傳志，李定乾《滄南遺老集校注》，頁 488，瀋陽：遼海出版社，2006 年 1 月。

<sup>85</sup> 《滄南詩話》卷中，頁 462。

<sup>86</sup> 《滄南詩話》卷下，頁 481。

### 三、《淳南詩話》與《類說》的聯繫（共 1 則）

據《四庫全書總目》記載：《類說》六十卷（兩江總督采進本）宋曾慥編。……撰述甚富。此乃其僑寓銀峰時所作，成於紹興六年。取自漢以來百家小說，采掇事實，編纂成書。……其或摘錄稍繁，卷帙太鉅者，則又分析子卷，以便檢閱。……其書體例，略仿馬總《意林》，每一書各刪削原文，而取其奇麗之語，仍存原目於條首。但總所取者甚簡，此所取者差寬，為稍不同耳。南宋之初，古籍多存，慥又精於裁鑒，故所甄錄，大都遺文僻典，可以裨助多聞。又每書雖經節錄，其存於今者以原本相校，未嘗改竄一詞。……可見宋時風俗近古，非明人逞臆妄改者所可同日語矣。<sup>87</sup>

《淳南詩話》：宋之問詩有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或曰：「此之問甥劉希夷句也。之問酷愛，知其未之傳人，懇乞之，不與，之問怒，乃以土袋壓殺之。」<sup>88</sup>胡傳志〈《淳南詩話》與南宋詩論的聯繫與差異〉一文指出：其中「或曰」云云，出自《劉賓客嘉話錄》，又見于《類說》卷五十四。《類說》成書于紹興六年（1136），《淳南遺老集》卷三十三〈謬誤雜辨〉曾直接徵引該書。<sup>89</sup>

### 四、《淳南詩話》與《二程遺書》的聯繫共 2 則

據《四庫全書總目》記載：《二程遺書》二十五卷、《附錄》一卷（江西巡撫采進本）宋二程子門人所記，而朱子復次錄之者也。自程子既歿以後，所傳語錄，……頗多散亂失次，且各隨學者之意，其記錄往往不同。……則程子在時，所傳已頗失其真。<sup>90</sup>程頤（1033—1107），字正叔，洛陽（今屬河南）人。與兄程顥為北宋理學大家，後世並稱二程。他們的著作經後人合編為《河南程氏遺書》

<sup>87</sup> 清·紀昀、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二十三，頁 26，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sup>88</sup> 《淳南詩話》卷上，頁 447。

<sup>89</sup> 胡傳志〈《淳南詩話》與南宋詩論的聯繫與差異〉，收於安徽師範大學中國詩學研究中心編《中國詩學研究》第 3 輯，遼金詩學研究專輯，頁 2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

<sup>90</sup> 清·紀昀、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二，頁 5，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及《外書》。《滄南詩話》卷下：宋人之詩，雖大體衰于前古，要亦有以自立，不必盡居其後也。遂鄙薄而不道，不已甚乎？少陵以文章為小技，程氏以詩為閑言語……。<sup>91</sup>即與《二程遺書》卷十八有關：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為此閑言語。且如今言能詩，無如杜甫。如云：「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如此閑言語，道出做甚？<sup>92</sup>《滄南詩話》卷中所記：歐公寄常秩詩云：「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伊川云：「夙興趨朝，非可笑事，永叔不必道。」夫詩人之言，豈可如是論哉？程子之誠敬，亦已甚矣。<sup>93</sup>與《二程遺書》卷十所載之事相關：正叔言：「永叔詩：『笑殺穎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夙興趨朝，非可笑之事，不必如此說。」又言：「常秩晚為利昏，元來便有在，此鄉黨莫之尊也。」<sup>94</sup>

---

<sup>91</sup> 《滄南詩話》卷下，頁 494。

<sup>92</sup> 宋·程顥、程頤撰，潘富恩導讀《二程遺書》卷十八，頁 29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12 月。

<sup>93</sup> 《滄南詩話》卷中，頁 451。

<sup>94</sup> 宋·程顥、程頤撰，潘富恩導讀《二程遺書》卷十八，頁 16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12 月。

### 第三節 《淳南詩話》與南宋詩論之差異

據胡傳志先生在〈《淳南詩話》與南宋詩論的聯繫〉文中所述，除《茗溪漁隱叢話》之外，《淳南詩話》與《詩話總龜》、《竹莊詩話》、《韻語陽秋》、《碧溪詩話》、《藝圃折衷》、《宋百家詩選》、《類說》、《二程遺書》、《風月堂詩話》等及其他詩論文字有一定程度的關聯。可是南宋另幾部重要詩話如《白石道人詩說》、《誠齋詩話》、《滄浪詩話》卻未見記載，胡傳志先生認為：很可能這些著作當時尚沒有傳至北方。<sup>95</sup>但筆者認為《淳南詩話》以論辯為主，指疵是他詩論的重點所在，其中又以反江西詩派為最力，而《歲寒堂詩話》、《白石道人詩說》、《滄浪詩話》大抵是反對江西詩派的，和王若虛反對江西詩派的立場一致，所以沒有辯駁的必要，因此《淳南詩話》並未提及。以下對南宋詩話有關詩論的部分概要說明，尤其針對前述三本詩話——以茲佐證。

#### 壹、南宋詩話的特色

北宋前期，詩壇承晚唐五代浮靡之風，以楊億、劉筠、錢惟演等文學侍臣為代表的西崑體風行一時。這個文學流派標榜學習李商隱，以「雕章麗句，膾炙人口」<sup>96</sup>著稱，導致了詩歌創作的形式主義傾向。北宋中葉，由歐陽修主盟，包括王安石、蘇軾等人掀起詩文革新運動，一掃過去那種浮華雕砌的詩風，宋詩才開始展示出自己的風貌。早期的詩話，是在歐陽修「始矯崑體」<sup>97</sup>的情況下產生的。其後，隨著宋詩的發展，由黃庭堅開創的江西詩派發展成為宋代最大的詩歌流派，風靡於北宋後期和整個南宋詩壇，並滋長了新的形式主義傾向。於是，在詩話中，便形成了不同詩學觀點之間的討論和論爭。在爭鳴和論爭中，不斷加強了

<sup>95</sup> 胡傳志〈《淳南詩話》與南宋詩論的聯繫與差異〉《中國詩學研究》第3輯（遼金詩學研究專輯），頁2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sup>96</sup> 楊億曾將諸人唱和作品，編成《西昆酬唱集》二卷，共收247首，多為七言律詩，序文中稱：「雕章麗句，膾炙人口。」見王熙元《古典文學散論》，頁239，臺灣學生書局，1987年。

<sup>97</sup> 歐陽修，在詩的創作上卻開始了矯正西崑體的偏向。葉夢得說：「歐公詩，始矯崑體，專以氣格為主，故其詩多平易疎暢，律詩意所到處，雖語有不倫，亦不復問。」見《石林詩話》，卷上，收於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頁407，台北縣：漢經文化，1983年。

對詩歌理論、創作規律、詩法技巧以及具體詩人詩作的研究，使詩話由「論詩及事」朝著「論詩及辭」的方向發展<sup>98</sup>，逐漸成爲詩歌理論批評的一種主要形式。南宋詩話由北宋詩話那種零散、點滴、片斷式的詩論之管見，發展成爲比較系統的、專著性的詩歌理論體系，並表現出如下三個突出特點：

### 一、詩話創作的針對性

南宋初年，詩壇上氾濫著蘇黃詩風和江西詩派的影響，在詩歌創作上內容空疏，題材狹窄，講求詩法，追求典故。張戒在《歲寒堂詩話》卷上，對蘇黃詩風及其江西詩派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國風》、《離騷》固不論，自漢、魏以來，詩妙於子建，成於李、杜，而壞於蘇、黃。」<sup>99</sup>並斥之爲「詩人中一害」，張戒強調用事押韻應該服從於意境創造需要而不能代替意境創造。他說：「蘇黃用事押韻之工，至矣盡矣，然究其實，乃詩人中一害，使後生只知用事押韻之爲詩，而不知詠物之爲工，言志之爲本也，風雅自此掃地矣。」<sup>100</sup>表現出大無畏的批判精神。他提出了較完整的詩文理論，強調言志，反對以議論爲詩，以「補綴奇字」爲能，繼承了梅堯臣的詩歌藝術主張。陸游，從江西詩派的圈子裏擺脫出來，提出詩歌要反映現實生活的主張並見之于實踐，陸詩基本上掃除了以議論爲詩的惡習。

南宋末年，嚴羽論詩具有更強烈的現實針對性，他敢於向權威挑戰，大膽地抨擊江西詩派，全面否定這一詩潮，強調「以漢、魏、晉、盛唐爲師」<sup>101</sup>，反對「以議論爲詩，以才學爲詩，以文字爲詩」<sup>102</sup>，主張學詩當「取法乎上」。

<sup>98</sup> 南宋詩話是對北宋詩話的繼承和發展，雖然尚未完全超越出北宋詩話「以資閒談」與「論詩及事」，然而，其總的創作傾向已經向著「論詩及辭」的發展方向。見蔡鎮楚《中國文學批評史》，頁194頁，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sup>99</sup> 宋·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頁455，收於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上》，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8月。

<sup>100</sup> 宋·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頁452，收於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上》，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8月。

<sup>101</sup> 「夫學詩者以識爲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以漢、魏、晉、盛唐爲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見宋·嚴羽《滄浪詩話》，收於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頁687，台北：漢京文化，1983年。

<sup>102</sup> 「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

南宋詩話具有較強的理論針對性，這種針對性的增強，標誌著詩話文體已由初期的「閒談」隨筆，發展成爲文學批評的一種樣式，發展成爲宣傳文學主張，參與文藝論爭的有力的工具。

## 二、詩歌理論的探索性

南宋，詩話的重心由詩本事和詩句考釋轉到詩論。例如在論詩辨體上，論述的角度從單一走向多樣。張表臣《珊瑚鉤詩話》、姜夔《白石道人詩說》等都有詩體之辨。尤其是嚴羽《滄浪詩話》專列〈詩體〉篇，對歷代詩體進行了多角度、多層次的辨析，嚴羽《滄浪詩話》把禪宗的新思想、新的思維方式運用於論詩，正確闡述詩禪關係，爲論詩開闢了一個新的天地。

## 三、詩話體例的系統性

南宋詩話在創作體例上有了較大提高，它不僅保留著北宋詩話的隨筆風格，在體例編排上已經突破了早期詩話的排列形式，開始按內容分類編排。如嚴羽《滄浪詩話》，全書由《詩辨》、《詩體》、《詩法》、《詩評》、《考證》五個部分組成，從詩歌的內容到形式，分門別類、序列清楚地加以論述，形成了完整的體系。南宋詩話編排體例的系統性還表現在宋人詩話的選編之中。以南宋魏慶之輯錄的《詩人玉屑》爲例，凡20卷，前11卷論詩藝、詩體、詩格及詩歌表現方法等，後9卷具體評論漢以下的詩人詩作。全書雖有重複之處，但排列大致有序，較之于北宋阮閱編輯的《詩話總龜》與胡仔纂輯的《苕溪漁隱叢話》二書，則有顯著的進步。

## 貳、南宋詩話的主張

---

蓋於一唱三嘆之音，有所歎焉。且其作多務使事，不問興致；用字必有來歷，押韻必有出處，讀之反覆終篇，不知着到何在。」見宋·嚴羽《滄浪詩話》，收於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頁688，台北：漢京文化，1983年。

南宋詩話作為詩歌批評著作，對詩歌的內容和形式、詩人的成就和不足發表了許多有價值的批評意見。尤其是張戒的《歲寒堂詩話》、姜夔的《白石道人詩說》和嚴羽的《滄浪詩話》，都不局限於對詩歌章句、技法的辨析考訂，而是在詩歌藝術的本質、風格及創作鑒賞、批評等諸方面，提出了數不勝數的精闢見解。

## 一、反對以議論為詩，主張別材別趣

張戒在《歲寒堂詩話》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子瞻以議論作詩，魯直又專以補綴奇字，學者未得其所長，而先得其所短，詩人之意掃地矣。」<sup>103</sup>後來嚴羽在《滄浪詩話》中又進一步從詩歌創作的藝術規律和審美特徵方面，深入批評了以議論為詩的頹風。嚴羽說：「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詩者，吟詠情性也。」<sup>104</sup>在他看來，詩人應該以飽含情感的心靈滿懷興致地去感受和體驗外部世界，去傳達自己的審美體驗，這才是詩歌藝術思維和創作的美學特徵，反對當時以文字、議論、學問為詩的江西詩風，針鋒相對地提出「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的著名論題。

## 二、以禪喻詩，重在妙悟

宋代禪學盛行，封建知識份子談禪成風，從蘇軾、黃庭堅、楊萬里以至陸遊等，都把寫詩和參禪的某些類似的心理活動聯繫起來加以譬喻，學詩如學禪，成為宋代詩歌中一個很有影響的論點。嚴羽在《滄浪詩話》中很多論詩之處，是「借禪以為喻」，其論詩的一個中心問題是宣導「妙悟」說。他認為「大抵禪道唯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一

<sup>103</sup> 宋·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頁455，收於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上》，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8月。

<sup>104</sup> 宋·嚴羽《滄浪詩話》，收於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頁688，台北：漢京文化，1983年。

味妙悟而已。惟悟乃為當行，乃為本色。」<sup>105</sup>嚴羽主張學習、鑒賞前人的作品要「悟」。這種「悟」主要指對前人作品要深入體會，反復琢磨，即嚴羽所說的「熟參」的功夫。只有經過「熟讀」、「熟參」，才能理解和把握前人作品所創造的最高境界和洞察前人作品的特點和經驗。在嚴羽看來，離開「妙悟」便沒有真正的詩歌創作，所以他認為「詩道」可以用「妙悟」二字來概括「惟悟乃為當行，乃為本色」。所謂「當行」，就是內行；只有掌握詩歌的審美特徵，才可能成為詩歌創作的內行。所謂「本色」，就是本然之色，即渾然天成、無斧鑿之痕的一種藝術特色。

### 三、在藝術表現上強調含蓄蘊藉、天然本色

張戒認為詩歌必須具有藝術性，否則便枯燥乏味，不足以動人。他在《歲寒堂詩話》中說：「大抵句中若無意味，譬之山無煙雲，春無草樹，豈復可觀？」<sup>106</sup>他用「意味」一詞說明了詩歌藝術性的重要。談到古詩及曹植、李白、陶淵明等人的詩「詠物之工，卓然天成，不可復及」時他說：「其情真，其味長，其氣勝，視《三百篇》幾於無愧。」<sup>107</sup>可見，在他眼裏，優秀的詩作應該是具有真摯的思想感情、耐人咀嚼的詩味和充沛的激情，這才能撥動讀者的心弦。在藝術風格上，張戒主張「其詞婉，其意微，不迫不露」<sup>108</sup>，強調藝術表現的含蓄蘊藉，反對「淺露」，提倡一種古樸自然、委婉含蓄、端莊雅正的藝術風格。這些藝術主張不僅批評了蘇、黃的形式主義詩風，而且揭示了詩歌創作的審美規律。

<sup>105</sup> 宋·嚴羽《滄浪詩話》，收於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頁 686，台北：漢京文化，1983 年。

<sup>106</sup> 宋·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頁 450，收於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上》，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 8 月。

<sup>107</sup> 宋·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頁 450，收於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上》，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 8 月。

<sup>108</sup> 「《國風》云：『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瞻望弗及，佇立以泣。』其詞婉，其意微，不迫不露，此其所以可貴也。《古詩》云：『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李太白云：『皓齒終不發，芳心空自持。』皆無愧于《國風》矣。杜牧之云：『多情卻是總無情，惟覺尊前笑不成。』意非不佳，然而詞意淺露，略無餘蘊。元、白、張籍，其病正在此，只知道得人心事，而不知道盡則又淺露也。後來詩人能道得人心事者少爾，尚何無餘蘊之責哉？」見宋·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頁 450，收於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上》，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 8 月。



姜夔的《白石道人詩說》提出頗具新意的「自然高妙」<sup>109</sup>說，他稱引蘇軾所說的「言有盡而意無窮者，天下之至言也」。認為語貴含蓄「若句中無餘字，篇中無長語，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餘味，篇中有餘意，善之善者也。」<sup>110</sup>前者即所謂「工」，後者即所謂「妙」。他又說：「意出於格，先得格也；格出於意，先得意也。」<sup>111</sup>先得格者，即近於「工」；先得意者，即近於「妙」。「妙」是姜夔詩說的核心。他還提出了「四種高妙」說：「詩有四種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礙而實通，曰理高妙；出自意外，曰意高妙；寫出幽微，如清潭見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剝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sup>112</sup>

嚴羽運用一連串生動的比喻，精彩地描述了詩歌的這種審美情趣所具有的基本藝術特徵：「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瑩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sup>113</sup>這種「興趣」達到極高的程度，就是出神入化，嚴羽稱之為「入神」，即達到無以復加的、至善盡美的境界。強調詩人藝術思維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的妙悟與興趣等特徵，如揭出「羚羊掛角，無跡可求」、「言有盡而意無窮」等，對後世詩論中的性靈、神韻等說的形成有重大影響。

### 叁、南宋詩話反對江西詩派的主張

<sup>109</sup> 宋·姜夔《白石道人詩說》，收於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頁 682，台北：漢京文化，1983 年。

<sup>110</sup> 「語貴含蓄。東坡云：『言有盡而意無窮者，天下之至言也。』山谷尤謹於此。清廟之瑟，一唱三歎，遠矣哉！後之學詩者，可不務乎？若句中無餘字，篇中無長語，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餘味，篇中有餘意，善之善者也。」見宋·姜夔《白石道人詩說》，收於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頁 681，台北：漢京文化，1983 年。

<sup>111</sup> 「意出于格，先得格也；格出于意，先得意也。吟詠情性，如印印泥，止乎禮義，貴涵養也。」姜夔《白石道人詩說》，收於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頁 682，台北：漢京文化，1983 年。

<sup>112</sup> 宋·姜夔《白石道人詩說》，收於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頁 682，台北：漢京文化，1983 年。

<sup>113</sup> 宋·嚴羽《滄浪詩話》，收於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頁 688，台北：漢京文化，1983 年。

南宋反對江西詩派詩話的主張與《滄浪詩話》相同，江西詩派在南宋經過了呂本中和曾幾的改造，以後的中興四大詩人、四靈詩派、江湖詩人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受到影響。如尤袤早年學詩于呂本中的學生汪應辰，陸游曾師從曾幾，姜夔學詩自江西詩派開始，四靈詩派不滿於專學杜詩一家，江湖詩人反對以書本為詩等。他們或救江西詩派的弊端，或從江西詩派中跳出，最後都形成了自己的詩風，也在不同程度上對江西詩派提出了批評。最有鮮明的批評色彩的，有以下三種：

一、魏泰《臨漢隱居詩話》。最早對江西詩派用字之法表示反對意見，以黃庭堅為發端，云：「黃庭堅作詩得名，好用南朝人語，專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綴葺而成詩，自以為工，其實所見之僻也。故句雖新奇，而氣乏渾厚。」<sup>114</sup>魏泰反對用字好奇的作法，認為是捨本逐末。

二、張戒的《歲寒堂詩話》。對蘇黃全盤否定，是江西詩派遭遇到的最嚴厲的批評。云：「自漢魏以來，詩妙於子建，成于李杜，而壞于蘇黃。余之此論，固未易為俗人言也。子瞻以議論作詩，魯直又專以補綴奇字，學者未得其所長而先得其所短，詩人之意掃地矣。」<sup>115</sup>張戒認為蘇軾議論和黃庭堅的奇字破壞了詩歌的傳統。其餘論黃庭堅詩屋下建屋，不得老杜精髓，作豔語，生邪思，言詞也都非常激烈。朱東潤云：「戒雖不以詩名，論詩頗有所見。《詩話》載乙卯科與陳去非論詩事，又在桐廬與呂居仁論魯直事，其人與江西派往還甚密，然其持論獨不與江西派合。」<sup>116</sup>正指出了張戒論詩的獨見。「壞于蘇黃」說在當時掀起軒然大波，引起詩壇對江西詩派流弊的思考。

三、嚴羽的《滄浪詩話》。第一次以系統的理論與江西詩派對抗。《四庫全書總目》云：「大旨取盛唐為宗，主於妙悟。故以『如空中音，如象中色，如鏡中花，如水中月，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為詩家之極則。明胡應麟比之達摩西來，

<sup>114</sup> 宋·魏泰《臨漢隱居詩話》，收於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頁327，台北：漢京文化，1983年。

<sup>115</sup> 宋·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收於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上》，頁455，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sup>116</sup> 朱東潤《中國文學史批評大綱》，頁154-15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獨辟禪宗。」<sup>117</sup>嚴羽以禪喻詩，以悟爲詩家極則，都是針對江西詩派而發的。他在《滄浪詩話》後附〈答吳景仙書〉說：「僕意謂辨白是非，定其宗旨，正當明目張膽而言。使其詞說沉著痛快，深切著明，顯然易見，所謂不直則道不見，雖得罪於世之君子，不辭也。」又曰：「其間說江西詩病，真取心肝劊子手。」<sup>118</sup>清楚地說明了自己的創作動機。其論悟入，開篇即云：「禪家者流，乘有大小，宗有南北，道有那正。學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若小乘禪，聲聞辭支果，皆非正也。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曆以還之詩，列小乘禪，已落第二義矣……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然悟有深淺，有分限，有透徹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漢魏尚矣，不假悟也。謝靈運至盛唐諸公，透徹之悟也。他雖有悟者，皆非第一義也。」<sup>119</sup>江西詩派的悟入說，從工夫中來，而嚴羽則加以否定，在「妙」不在「勤」，即不落議論、不涉道理、不事發露指揮，所謂玲瓏透徹之悟也。

李榮啓在〈南宋詩話探索〉中指出：嚴羽以「悟」爲主，一針見血地指出江西詩派「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這既是江西詩派的鮮明的特點，也是他們的弊端所在。在建立自己反對江西詩派理論體系的同時，嚴羽又對江西詩派理論進行了總結。他對江西詩派的中肯論斷，使得這巧字一度成爲宋詩風貌的典型概括，延續至今。<sup>120</sup>

由以上所論可見《歲寒堂詩話》、《白石道人詩說》、《滄浪詩話》等南宋詩話與《滄南詩話》有許多的共同論點，這個議題值得再深入探討。

#### 肆、《滄南詩話》與南宋詩話異同

<sup>117</sup> 清·紀昀、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九十五，集部四十八，清乾隆武英殿刻本，中華基本古籍資料庫。

<sup>118</sup> 宋·嚴羽《滄浪詩話》，收於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頁707-708，台北：漢京文化，1983年。

<sup>119</sup> 宋·嚴羽《滄浪詩話》，收於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頁686，台北：漢京文化，1983年。

<sup>120</sup> 李榮啓〈南宋詩話探索〉，《重慶教育學院學報》，2001年第14卷第1期。

## 一 《滄南詩話》與南宋詩話相同特點：

### (一) 詩話創作有針對性：

最早歐陽修《六一詩話》用來「以資閑談」，沒有針對性。到了北宋，受蘇黃詩風的影響。蘇軾在宋代文學革新中處於領袖地位，黃庭堅本出於「蘇門」，後被奉為江西詩派的宗祖，聲名甚著，竟與蘇軾齊名，並稱為「蘇黃」。在中國詩史上，宋詩風格之形成，地位之確定，與「蘇黃」關係極大。風靡整個宋代的「蘇黃」詩風，也吹拂著金源詩壇。金代詩人由於在北宋範圍內互尊宗主，各承師祖，以致形成金源詩壇的各種派別，壁壘森嚴，爭論蜂起。究其大略，主要分為兩起：先有趙秉文與李之純之爭，趙宗歐蘇、尚平易、主集成，李宗山谷、喜奇怪、主一體；後有王若虛與雷希顏之爭，王尊東坡、好平淡、力主「貴不失真」，雷法韓愈、宗山谷、崇尚「奇峭語造」。這樣看來，風靡一時的趙、李之爭與王、雷之爭，實際就是「宗蘇」與「宗黃」之紛爭而已。王若虛的《滄南詩話》之宗蘇抑黃，正是這種紛爭的產物。<sup>121</sup>

### (二) 詩歌理論的探索性

沿用隨筆體式，新闢論詩絕句體。金人詩話之作僅有《滄南詩話》，仍恪守北宋詩話窠臼，採用閑談隨筆體式。此外是論詩絕句之體，王若虛有《論詩詩》和《論詩絕句》各四首，元好問有《論詩三十首》。這既是對杜甫《戲為六絕句》的繼承和發展，又開明、清各代以詩論詩之風氣，另闢蹊徑，別具一格，對中國文學批評史，無疑是很大的貢獻。<sup>122</sup>

### (三) 主張強調含蓄蘊藉、天然本色、反對江西詩派、尊杜

<sup>121</sup> 蔡鎮楚《中國詩話史》，頁119，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8年5月。

<sup>122</sup> 蔡鎮楚《中國詩話史》，頁120，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8年5月。

王若虛認爲「少陵典謨也。」<sup>123</sup>推崇杜甫的作品是經典之文，又說：「左、杜冠絕古今，可謂天下之至工，而無以如之矣。黃、韓信美，曾何可及！」<sup>124</sup>便見無比推尊杜甫之意。張戒論詩堅持杜甫方向，反對蘇、黃習氣，于古代尊《國風》、《離騷》，漢魏晉代尊古詩、曹植、陶淵明，唐代尊李白、杜甫，而尤推重杜甫。他認爲杜詩不但內容充實，而且形式優美，風格多樣，非他人所能及。<sup>125</sup>除此之外，王若虛不餘遺力的批評江西詩話，將在下文探討。

王若虛主張「境趣」，強調含蓄蘊藉、天然本色，比王若虛晚生幾年的嚴羽，提出了使人一新耳目的「興趣說」，而王若虛和比嚴羽還年輕些的元好問，則喜以「境趣」立言，三人一南二北，相映成「趣」，可謂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一段逸話。王若虛說：「盧延讓有『栗爆燒氈破，貓跳觸鼎翻』之句，楊文公深愛而或者疑之。予謂此語固無甚佳，然讀之可以想見明窗溫爐間閒坐之，適楊公所愛，蓋其境趣也耶？」<sup>126</sup>他所說的「境趣」，主旨在有境界與別致之間，即在一貫的寫實風格中表現某種趣味，品格低於滄浪的「興趣」，而與遺山的境趣大同小異。

127

滄南的另一主張，也跟境趣之說有聯帶的關係。那便是詩詞一理說：「陳後山謂子瞻以詩為詞，大是妄論，而世皆信之；獨茅荊產辨其不然，謂公詞為古今第一。今翰林趙公亦云：『此與人意暗同。』蓋詩詞只是一理，不容異觀。自世之未作，習為纖艷柔脆，以投流俗之好；高人勝士亦或以是相勝，而日趨於委靡，遂謂其體當然，而不知流弊之至此也。」<sup>128</sup>

<sup>123</sup> 王若虛《滄南遺老集》〈詩話·下〉。見王若虛著，胡傳志、李定乾《滄南遺老集校注》，卷四十，頁478，瀋陽：遼海出版社，2006年。該書詩話三卷，以下簡稱為《滄南詩話》。

<sup>124</sup> 《滄南遺老集》卷三十五《文辨》，頁400。

<sup>125</sup> 王運熙、顧易生主編《中國文學批評史新編》（上冊）頁332，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

<sup>126</sup> 《滄南詩話》卷中，頁452。

<sup>127</sup> 張健《宋金四家文學批評研究》，358頁，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

<sup>128</sup> 《滄南詩話》卷中，頁460。

王若虛論詩的基本原理，可說遠紹歐蘇，而主張「天全」「本色」、「自得」；輔之以「發乎性情」。<sup>129</sup>王若虛說：「詩道至宋人已自衰弊，而又專以此相尚，才識如東坡亦不免波蕩而從之，集中次韻者幾三之一，雖窮極技巧，傾動一時，而害於天全多矣。使蘇公而無此，其去古人何遠哉？」<sup>130</sup>

王運熙、顧易生主編《中國文學批評史新編》提及：「張戒強調『因情造文』，認為作詩不從情意出發，只求用事押韻的精工，那就是『為文造情』。從而批評那種『以議論作詩』、『專以補綴奇字』為詩的風氣為『蘇黃習氣』，是對詩風的敗壞。」<sup>131</sup>黃聲儀認為：「王若虛所謂之趣，當以『情』字為主，出乎自得，若過於巧飾匠工，專意出奇，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忽略『詩者吟詠情性』的真正目的，終究會覺得索然無趣。」<sup>132</sup>

以模擬為主，這是姜夔所最為反對的。他說：「一家之語，自有一家之風味，如樂之二十四調，各有韻聲，乃是歸宿處。模仿者語雖似之，韻亦無矣。雞林其可欺哉！」<sup>133</sup>若虛反對模擬並痛斥山谷所謂的「奪胎換骨」，實為「剽竊之黠者耳」的另一理由是站在文學流變的觀點，各時代的文學皆有其特性，不必硬在其間分出優劣。

王若虛雖重視明朗清晰的風格，但仍念念不忘詩貴含蓄的大原則：「前人有『紅塵三尺險，中有是非波』之句，此以意言耳。蕭閑詞云『市朝冰炭裹滿波瀾』，又云『千丈堆冰炭』，便露痕跡。」<sup>134</sup>在詩歌表現方法上，張戒同樣崇尚含蓄，反對淺露，強調詞婉意微的境界。

## 二、《滄南詩話》與南宋詩話相異點：

<sup>129</sup> 張健《宋金四家文學批評研究》，347頁，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

<sup>130</sup> 《滄南詩話》卷中，頁456。

<sup>131</sup> 王運熙、顧易生主編《中國文學批評史新編》（上冊）333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

<sup>132</sup> 黃聲儀《王若虛及其詩論研究》，頁159，台北：學海出版社，1991年4月。

<sup>133</sup> 宋·姜夔《白石道人詩說》，收於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頁683，台北：漢京文化，1983年。

<sup>134</sup> 《滄南詩話》卷下，頁490。

張健《宋金四家文學批評研究》指出：王若虛是一位最平實的批評家，他不喜故作玄虛莫測之論，更不亂說曖昧含糊的話，比起同時代的嚴羽來，正好是一個鮮明的對照。因此他的原理論絕不是「羚羊掛角」、「香象渡河」之類的野狐禪，他甚至從不借用禪家語言，說是個人的作風固然沒錯，說是北方人的質樸本色使然，也與事實不悖。跟他同時的金朝批評家像元好問，趙秉文，亦莫不如此。<sup>135</sup>

---

<sup>135</sup> 張健《宋金四家文學批評研究》，320頁，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